

# 木碗里流淌的岁月

旦真索朗

## 阿爸的木碗—— 冻土上的刻痕

后来,木碗传到了阿爸粗糙如砾石的手中。时代的风吹向了高原,也吹进了这片偏远的牧场。阿爸正值壮年,加入了公社。莫啦敬神的青稞酒,在阿爸的碗里,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糌粑——那是集体劳作后按工分分得之食。碗,从祭坛走向了生活的前沿。

我记得他归家的样子。风雪常常裹挟着他,皮袍上结着冰霜,眉毛胡须挂着微白。他疲惫地坐在火塘边,伸出冻得通红、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,捧起那碗滚烫的酥油茶。碗沿上,早已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指痕,那是他日复一日紧握的印记,像无声的年龄,记录着力透碗壁的艰辛。而更深的刻痕,是在他挥动铁锅、与无数同伴一起,在亘古冻土上开凿那条“天路”时留下的。

木碗,成了他短暂休憩中片刻的慰藉。他常常凝视着木碗,仿佛那简单的木器能吸走所有的疲惫。我见过他捧着盛满糌粑的木碗,蹲在筑路工地的背风处,就着呼啸的风声狼吞虎咽。冻土坚硬如铁,铁锅砸下,火星四溅,虎口震裂。汗水和呼出的白气瞬间在眉毛上结霜。碗边的指痕,就在这一锤一凿、一碗一饭间,越来越深,越来越密。它们不再是简单的磨损,而是那个火红年代最朴素的勋章,刻着“人定胜天”的豪情,也刻着血肉之躯与自然角力的沉重代价。碗里糌粑的粗粲与踏实,是那个时代最朴

素的味道,滋养着高原上最初的、通向远方的梦想。当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艰难地爬上垭口,刺破高原亘古的沉寂时,阿爸摩挲着木碗边那些累累的刻痕,嘴角咧开,浑浊的眼中第一次映入了比雪山更辽阔的光亮——那是路带来的希望。

## 我的木碗—— 高原的新酿

离开故乡赴拉萨求学的前夜,火塘的火苗跳跃着,映照着重阿爸沟壑纵横的脸。他沉默了很久,久到柴火噼啪声都显得格外清晰。最终,她没有像莫啦那样祝祷,只是用那双依旧粗糙却微微颤抖的手,拿起那只传家的木碗,仔细地、反复地擦拭着。然后,他舀起新酿的青稞酒,小心地倒满,几乎要溢出来,郑重地递到我面前。

碗沿触碰到我的嘴唇,冰凉而厚重。青稞酒缓缓流入口中,带着一种奇特的温润与醇厚,如一道暖流,从舌尖一直熨帖到肺腑深处。那滋味复杂难言,既有古老草原沉默而深沉的祝福,有牦牛乳汁般亘古不绝的滋养,更饱含着重阿爸一生未曾宣之于口、却早已融在这酒里的千言万语——是嘱托,是期盼,是放飞的牵挂,是根脉相连的笃定。那一刻,我捧着的不再是一只木碗,而是整个高原沉甸甸的托付。

在拉萨明亮的日光灯下,远离了牧场的风雪与辽阔,这只古朴的木碗成了我案头最醒目的存在。喧嚣的城市里,它是故乡无声的锚点。无数个挑灯苦

读的深夜,当我疲惫地抬眼,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它,碗壁上那些莫啦和阿爸摩挲过的纹理,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它们时而蜿蜒成故乡熟悉的溪流,时而耸立成巍峨的雪山轮廓,时而又幻化成阿爸风雪中牧归的剪影——那个身影在无垠的天地间显得渺小,却像一枚深深楔入冻土的铆钉,带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坚韧,稳稳地托住了我漂泊的心。

如今,木碗安稳地立在我拉萨寓所的书桌上。我时常会停下手中的工作,轻轻摩挲它温润的边沿。那上面,莫啦的虔诚、阿爸的汗水和我的指纹,共同织就了更繁复斑驳的纹理,仿佛镌刻着时间本身流动的痕迹。它静默无言,却像一颗古老的心脏,蕴藏着高原所有的晨昏、所有的风霜和所有无声的期盼。

高原的朔风从未停歇,它拂过莫啦佝偻的腰背,卷走阿爸筑路的烟尘,如今也掠过城市高楼的玻璃幕墙。而那只木碗,在灯光下,依然泛着温润内敛的光泽,如同一个深沉的隐喻。当未来某一天,它再次被一双手——无论属于谁——郑重地捧起,注入属于那个时代的崭新滋味时,所有沉淀的虔诚、所有被风雪锤炼过的筋骨、所有未曾言说的深沉之爱,都将在新的体温和心跳中,重新变得滚烫而鲜活。就像那些年年在春风中倔强破土、向着太阳拔节的青稞穗,高原的生命力深植于这片沃土,仰望着无垠的蓝天,它的脉动从未止息,只会在更辽阔的时空里,不断书写生生不息、层层叠叠的新年轮。

## 雪山下的措美

徐森摄

第一缕晨光掠过城市的天际线,将公历新年的日历染成崭新的黄;当跨年的钟声在零点准时敲响,让千万人的欢呼漫过街巷,我忽然懂得,新年从来不是普通的日子更迭,而是一首流淌在时光渡口的赞歌。这歌声藏在初升的朝阳里,浸在相聚的欢腾中,融在崭新的期许间,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新生的暖意,每一段旋律都满含向前的热忱。

新年是首赞歌,歌声里飘着天地的清冽与新生。你听,那元旦清晨的寒风正唱着澄澈的调儿——北疆的雪原铺展千里,积雪踩上去咯吱作响,是歌里最纯净的音符;雾凇挂满枝头,朝阳洒过折射七彩光晕,是歌里最剔透的旋律;南迁的候鸟掠过天际,鸣叫声清亮悠远,是歌里最自由的伴奏。你听,那庭院的寒梅正哼着清雅的曲儿——朱红的花苞顶着残雪悄然绽放,暗香浮动,是歌里最隐忍的情愫;花瓣雪水叮咚滴落,与窗内咖啡香、书页声相和,是歌里最恬淡的呢喃;喜鹊落在梅枝啾鸣,道贺“新年快乐”,是歌里最吉祥的韵脚。你听,那河畔的霜露正唱着清新的腔儿——河岸草坪覆着银霜,草芽在冻土下积蓄力量,是歌里最沉静的期待;湖面薄冰倒映蓝天白云,鱼儿破冰的声响,是歌里最鲜活的悸动;公园长椅落满薄雪,藏着岁月的温柔,是歌里最厚重的守望。每一处景致都在吟唱,每一缕气息都在谱曲,天地万物,皆是赞歌的篇章。

新年是首赞歌,歌声里藏着人间的欢腾与相守。你听,那家中的晨光正缓缓吟唱——家人围坐餐桌,煎蛋与牛奶的香气弥漫,面包机弹出“叮”声,是歌里最温馨的前奏;孩子圈点新日历,长辈翻看祝福信息,轻声叮嘱“平安顺遂”,是歌里最虔诚的祝福;朋友视频连线分享跨年瞬间,笑声穿过屏幕,是歌里最欢快的音符。你听,那街角的暖意正静静低唱——志愿者们分发“万事顺意”福签,是歌里最柔软的段落;医护人员为患者送花鼓劲,是歌里最温暖的担当。每一份情谊都在谱曲,人间烟火,皆是赞歌的内核。

新年是首赞歌,歌声里氤着岁月的希望与前行。你听,那清晨的朝阳曾唱过破晓的歌——晨光穿透云层洒在高楼,玻璃幕墙泛着金辉,是歌里最坚定的期许;路边枯枝抽出嫩芽,是歌里最倔强的生机;晨跑者迎着朝阳奔跑,脚步声轻快有力,是歌里最从容的节奏。你听,那崭新的日历正唱着前行的歌——撕去旧岁最后一页,鲜红日期等待书写新故事,是歌里最崭新的篇章;学子翻响课本,上班族奔赴岗位,创业者写下新方案,是歌里最奋进的节



聂顺荣

## 新年是首赞歌



拍。你听,那远方的梦想正唱着滚烫的歌——过往遗憾被晨光抚平,未竟目标重新点燃,科研工作攻关,援藏援疆者奔赴岗位,是歌里最昂扬的力量。从孩童到老者,从个人梦想到家国蓝图,无数人带着热忱奔赴新程,让赞歌在晨光中愈发嘹亮。

站在公历新年的路口回望,这赞歌已传唱过无数个春秋。它曾在老式台历的撕页声中回响,在新年钟声的敲响中流转,在父辈的叮嘱里定格,如今又在新时代的晨光中飞扬。这赞歌,是寒夜里的星光,温暖孤寂的心灵;是相聚时的欢笑,盛满真挚的情谊;是前行路上的号角,照亮未知的远方。

我愿化作一粒音符,融入这首永恒的赞歌。让歌声飘过白雪皑皑的群山,掠过车水马龙的城市,传遍宁静的乡村街巷,抵达每一个期盼美好的人心底。因为我知道,这新年的赞歌不仅是对过往的礼赞,更是对未来的期许——它会伴着每一个崭新的日子,一路向前,永远温暖,永远昂扬。

## 紫叶线

## 冬巷嬉雪

欧兢兢

在冬的怀抱里  
老巷蜷缩着梦  
青石板路,覆上银绒  
似岁月轻披的羽翼

孩子们的欢叫  
撞碎了寂静  
雪球在空中,划出欢乐弧光  
雪人咧着嘴,守望纯真时光

大人们也走出  
那扇温暖的窗  
踩着雪的软  
拾起旧日欢畅  
笑声在巷子里  
肆意地流淌

雪,是冬的精灵  
是梦的翅膀  
让这平凡的巷子  
闪耀光芒  
每一片雪花  
都藏着希望

在这冬巷嬉雪的时光啊  
是生活馈赠的诗行  
让温暖与欢乐  
在心底永藏



冬虫夏草是著名且富有“神秘感”的西藏特产。特别是我所在的那曲,出产的虫草是公认的品质好,身价也要比其他地方高上许多,这主要是因为那曲海拔高,生产虫草的区域多处于五千米左右的雪线之下,气候条件虽然恶劣,但最适合虫草的生长。

每年的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,是采挖冬虫夏草的季节。基于援藏的责任和深入基层调研藏族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,我决定去亲身体验一下藏族群众采挖虫草的过程。上午,我与几位援藏同事驱车近两个小时,来到色尼区达萨乡“十二村”的虫草采集地。刚到不久,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,我们赶紧躲到一户牧民家里,热情而朴实的主人扎西端出家里最好的牦牛肉和酥油茶招待我们,还把近几天采挖的“战利品”拿出来给我们看。扎西一家四口,虫草主要靠两个小孩采挖,一个十岁,一个十二岁,两天共挖了五十五根,按照当时收购价,收入应有三千元左右。我问扎西为什么大人不去采挖,他笑了笑,说:“有小孩挖就够啦,不用挖太多,也留一点给别人挖。”

雨停了。在家里避雨的人们重新拿起采挖虫草的小锄头上山,我们一行人也跟着他们一块往山上走去。山就在村落对面,巍然高耸,山顶上白雪皑皑。到了山腰,山下牧民的帐篷已经变得很小。此处海拔估计超过5000米,而山上早已有许多群众匍匐着在寻觅着虫草。



## 采挖虫草亲历记

余风

的草甸,不由得摇头叹气。原本寻找虫草的满腔热忱已变得心灰意冷:算了吧,挖虫草这碗饭还真不是我们吃的!

这时,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兴奋的喧闹声:快来看哪,找到虫草啦!我们一帮“看客”一窝蜂地跑过去。只见草丛中露出一根半截紫红、半截白色的草头,高约两厘米,仔细看去,果然与边上其他的草不同。那人小心地用小锄将虫草挖出,然后小心地将裹满黑泥的虫

一脸平和。在比我们高远许多的山脊上,还有很多群众在辛勤采挖。

通过与藏族干部群众交流,我了解到,虫草虽让许多农牧民致富,但也有一些人并没能沾上光:虫草是要每家每户自己上山去挖的,挖多挖少是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,挖得少收入自然就少了。而且由于高原紫外线强烈,很多人患了白内障,连视物都困难,更别说寻找虫草了。因此在那曲,学校里每年都要